

云南省博物馆：

用青铜记录一种很“滇”的生活

从战国至汉代,云南滇池沿岸有一个被称为“滇”的古老文明,考古寻不到它的文字,史书未曾记载它的消失。好在滇人留下了独具风格的青铜器,成为探寻古滇国文明脉络的线索。

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,古老的青铜器记录下2000多年前云岭大地上滇人的社会生活:舞乐传统、耕织狩猎、文明交流……青铜器如同历史记事本,向后世无声讲述“滇”文明的过往。

还未入馆,已能看到古滇国青铜的身影。通向主入口的道路两侧,6尊乐舞铜俑雕塑姿态舒展,或吹曲管葫芦笙,或摆动双手翩翩起舞,迎接来访游客。

“作为省内最大的综合型博物馆,云南省博物馆收藏有青铜器、陶瓷器、古书画等共计23万余件(套)。其中,馆藏古滇国青铜器涵盖贮贝器、扣饰、乐器、兵器等类别,是云博最具特色的金字招牌。”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说。

据樊海涛介绍,云南进入青铜时代滞后于中原地区,“中原地区青铜器大多采用意象性纹饰,相比之下,滇青铜器风格更加写实、生动、自由。”

铜扣饰是流行于古滇国贵族间的“奢侈品”,是佩戴者身份地位的象征。在“文明之光”展厅,一件西汉时期鎏金八人乐舞铜扣饰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赏:上

排四人举手边唱边跳;下排有人吹奏曲管葫芦笙、击鼓、饮酒……

“太华丽了。”来自西安的张女士感叹。扣饰上滇人微微张口含笑,发髻高盘头顶,装扮夸张的圆形带饰、耳环与手镯,连衣物的纹路也纤毫毕现。写实的工艺展露出古滇国的审美潮流,滇人歌舞奏乐的情景更是令人畅想,或许云南人能歌善舞的“基因”可追溯至此。

“滇人乐舞不完全为娱乐,稻作民族崇尚万物有灵,乐舞是祈求年丰时稔的祭祀活动。”博物馆志愿讲解员宋琳向游客们介绍。

考古资料显示,古滇国范围约在今天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省中、东部一带,滇人依水而居,发展农耕有相对固定的聚居地,这也为青铜器铸造的兴盛创造了条件。

虎鹿牛“三足鼎立”、牛与虎相斗、牛群环绕骑马武士……许多来馆参观的青少年被古滇国青铜器上的“动物世界”吸引。

据樊海涛介绍,立牛、虎、鹿、猴、兔、飞鸟等动物形象经常出现在滇人设计的青铜器“剧本”里,它们或单独、或组合、或与人互动,造型别致、栩栩如生。

出人意料的是,农耕文明时期的滇人并不用牛耕作。樊海涛说,2000多年前的滇人对牛极为崇拜,牛只用作祭祀奉献,滇人还是世界上最早举行斗牛活动的族群之一。

三层看台坐满观众,第二排中一

人用长棍打开门:一头公牛狂奔而出,尖角向前;受奔牛影响,有人惊起避让,有人不动如山……从出土于晋宁石寨山的长方形斗牛铜扣饰,仍能感受到千年前斗牛活动的激烈与震撼。樊海涛说:“牛在云南青铜时代很重要,形成了一系列成熟的蒙牛、斗牛、缚牛、祷牛、剽牛、祭祀、宴飨的活动典仪。”

展柜中件件青铜器,展示的是神秘古滇国的一方图景。在这些精彩展品的背后,是修复师们研精毕智、拼合复原文物的日夜坚持。2023年,镇馆之宝战国牛虎铜案结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借展回到家乡,“文物医生”给它做了全面“体检”,提出保护建议。

据云博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潘娇介绍,文保工作人员每周都会对云博青铜文物库房进行巡查,展厅、展柜安装的调湿机及环境监测终端可对温湿度、紫外线、有机挥发物等实时监测调控,确保文物处在适宜保存环境。

2022年,云南省博物馆完成了馆藏青铜文物467件(套)的保护与修复。“目前的科学分析检测手段已能够提取肉眼看不见的文物信息。”樊海涛说,“期待更多人透过青铜这把钥匙,开启这个史书上仅留下寥寥数笔的古滇国的大门。”

(陆君钰 严勇)

秦公镈： 秦人开拓精神的见证

1978年1月下旬,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(现宝鸡市陈仓区),杨家沟公社太公庙大队社员在村中取土时,于一个窖穴内发现铜器。村民们保护了现场并逐级上报。经发掘清理,在距地表3米深的窖穴中,专家们发现了一字排开的5件铜钟和围绕铜钟半圆状排列的3件铜镈。

经确认,这8件青铜打击乐器均保存完好,且在器身上有铭文发现。其中,3件秦公镈除大小各异外,形制、纹饰、铭文完全相同。经过对铭文内容的识别,专家确认这批青铜乐器的主人为春秋时期的一位秦国国君。

秦公镈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。三件镈中最大的一件通高75.1厘米,镈身高53厘米,重62.5公斤。镈身由钮、舞、扉棱、钲、枚、鼓等部件构成,造型雄伟,工艺精美。

秦公镈的鼓部齐平,中起四道扉棱。侧旁的两道扉棱造型是九条蟠曲的飞龙,前后两道则是五条飞龙和一只凤鸟。舞部各有一龙一凤,背对背,向后回首,形象生动。镈身上下各有一条带状花纹,由变形的蝉纹与窃曲纹组成,栩栩如生、飘逸生动。

镈为大型单个打击乐器,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,在贵族祭祀或宴飨时,与编钟、编磬相和使用,是以指挥乐队的节奏性乐器。

据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宁亚莹介绍,秦公镈是秦人开拓精神的缩影,上面的铭文既是对秦人祖先功勋的彰显,也是秦武公自己发奋图强的决心。它的重见天日,让史书里关于秦人开拓精神的记载立体丰富了起来。

“后人透过器物以及上面的铭文,就能感受到秦人的雄心壮志。而这种精神力量也被一代代秦人传承下去,终于在秦始皇时期,成就了一统华夏的千秋伟业。”宁亚莹说。



秦公镈(一号镈)正面(2024年1月23日摄)
李贺 摄

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